

莫泊桑 文集



Mon cher ami,
Je n'ai écrit seulement deux à Paris et je trouve que mon bon
ami de la Touraine. Je te remercie
de m'avoir écrit et es que tu sois
à mon livre et je te remercie
de m'avoir écrit les vers
fin.
Bonne nuit
Je t'embrasse
à la Touraine. 7

一 百 二 十 周 年 纪 念

莫泊桑文集



2

〔法〕莫泊桑 著

张英伦 译

目 录

不足为奇的悲剧	1
泰奥迪尔·萨博的忏悔	7
获得勋章啦!	17
父亲	23
细绳	33
伙计,来一杯啤酒!	42
老人	49
米斯蒂	57
伞	63
田园诗	73
项链	79
保护人	89
索瓦热大妈	95
乞丐	103
小酒桶	109
夏莉	115
奥尔坦丝王后	127
散步	135
博尼法斯老爹揭发的罪案	142
二十九号病床	148
归来	161
遗赠	169

衣橱	176
俘虏	184
一次政变	197
图瓦	208
蒙吉莱大叔	219
一封来信	226
小洛克	233
失事的船	267
珍珠小姐	280
隐士	298
健康旅行	306
拉丁文问题	313
魔鬼	324
坑	333
爱情	342
克洛榭特	348
流浪汉	354
新年礼物	367
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	374
奥尔拉	395
大头针	425
离婚	432
奥托父子	442
布瓦泰尔	457
港口	466
催眠椅	476
橄榄园	488
谁知道呢?	517
墓园野妓	531

不足为奇的悲剧*

邂逅巧遇是旅行中的一大乐事。在离家五百法里之外突然和一个巴黎人、一个中学同学、一个乡下邻居不期而遇,那份高兴谁没有体会过?

在一个还不知道蒸汽有何用途的地方,搭乘铃儿丁当的小公共马车,通宵挨着一个年轻女子,您和她素不相识,仅仅在那座小城的白色驿站门前,她上车的时候,才在油灯的微光下匆匆看过一眼;这样的事谁没有经历过?清晨,头脑已经清醒,但是被持续的铃铛声和车窗玻璃震动声折磨了一夜的神志和耳朵还麻木不仁的时候,看到秀发蓬松的邻座美女睁开眼睛向四周顾盼,用纤细的手指梳理纷乱的头发,扶正帽子;用娴熟的手摸摸上衣看是不是歪扭,腰部正不正,裙子是不是揉得太皱;那种感觉是多么美妙!

她也瞅你一眼,那目光冷淡而又有些好奇,然后就舒坦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似乎只关心眼前的景色。

你会不由自主地时而偷看她一眼,不由自主地总想着她。她究竟是什么人?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甚至会不由自主地在头脑里构思出一部小说。她长得很美,看上去楚楚动人!她那口子真有福气……和她一起朝夕厮守想必其乐无穷吧?谁知道呢?她也许就是那最符合我们心愿、符合我们梦想、符合我们性情的女人。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三年十月二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作者署名“莫弗里涅斯”。

看着她在一座乡间住宅的栅栏门前翩然下车,那情景让你怅然若失,却也给你留下甜蜜的回味。一个男子,带着两个孩子和两个女仆在等她。他张开双臂把她抱起来,亲吻她,再把她放到地上。她俯下身去,把两个向她伸出手的孩子抱起来,亲切地爱抚他们。两个女仆从马车夫手里接过从车顶上扔下的行李的当儿,那一家人沿着一条小径走去。

永别了,这件事就到此结束。看不到她了,再也看不到她了。永别了,一整夜相邻而坐的少妇。你和她素昧平生,根本没有跟她说过话;可你还是因为她的离去而有点惆怅。永别了。

这样的旅行记忆,愉快的也好,伤感的也罢,我有过很多。

有一次我在奥弗涅^①景色宜人的法国山区徒步漫游,那些山不太高,也不太陡,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我登上桑西峰^②,走进一家小客店。这小客店坐落在常有人朝觐的名叫瓦西维埃尔圣母堂的小教堂旁边。我走进小店时,只见一个模样古怪可笑的老妇人独自坐在饭堂尽里头的一张桌子吃午饭。

她至少有七十岁,个子高高的,身材枯瘦,颧骨突出,雪白的头发按照旧时的式样一卷卷地搭在两鬓。她衣着笨拙,就像一个对着装打扮全不在意的英国女人。她在吃一盘摊鸡蛋,喝的是水。

她的外貌很特别,目光惶惑不安,一望可知她在生活中饱经忧患。我不由自主地看着她,心里连连发问:“她是谁?这个女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她为什么孤身一人到这深山里来游荡?”

这时,她付了账,站起身来准备离去,一面整理着肩上的一块小得出奇的披巾,披巾的两端垂在她的两臂上。她从一个角落里拿起一根长长的手杖,手杖上满是烙铁烙上的名字,然后就向门口

① 奥弗涅:法国中央高原的中部地区,在巴黎的南面。

② 桑西峰:法国中央高原的最高峰。

走出去；她腰板僵直，动作生硬，迈着赶路的邮差一样的大步。

一个向导在门口等着她。他们走远了。我目送他们沿着由一排排高大的木十字架标明的道路走下山谷。她的个子比那个向导还高，似乎走得也比他快。

两小时以后，我正在一个深深的漏斗形洼地的边缘攀登，洼地中间是一个巨大神奇的绿色的洞，里面树林茂密，荆棘丛生，巨岩高耸，落英缤纷；帕万湖就在这漏斗底部，圆得就像用圆规画成的；湖水澄澈得就像天上倾泻下来的一汪清泉。真是美不胜收啊，真让人想在那俯瞰平静冰凉的火山湖的斜坡上搭一座小小茅屋，在这里安度余生。

这时，我发现老妇人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注视着死火山口底部那清澈如镜的湖面，仿佛要透过深不可测的湖水，看到湖底的奥秘。据说那下面有好多妖怪般硕大的鳟鱼，它们把其他的鱼都吃光了。我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似乎看到她眼眶里滚动着泪珠。不过她又跨着大步去找她的向导；后者待在通向湖边的坡道脚下的一家小酒店里。

这一天我没有再见过她。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到了米洛尔城堡。这座古堡是一座巨大的碉楼，屹立在三个小山谷的交会处，辽阔的山谷中的一座山上，高耸入云。古堡呈黄褐色，已经有了裂缝，凸凹不平，不过从它宽阔的弧形基座直到顶上的几个摇摇欲坠的小塔楼，整体还保持着圆形。

比起其他的古堡遗迹，这座古堡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它的宏伟、简朴、庄重以及威武而又严肃的古典风貌。它孤零零地矗立在那儿，高如一座山峰；它是已经死去的王后，但它永远是匍匐在它脚边的那些山谷的王后。穿过一个植满杉树的斜坡可以登上古堡；再穿过一道窄门，便来到第一道院子里面那君临一方的高墙

脚下。

古堡里，是一些倒塌的大厅、散架的楼梯、神秘的洞穴、暗道、地牢、断壁残垣、不知怎么还能坚持不坠的穹顶。这是一座石头堆砌的迷宫；在蜘蛛网一样稠密的裂缝里，野草丛生，蛇蝎横行。

我独自一人在这废墟中徜徉。

突然，我看见一个东西，一个幽灵似的东西，立在一堵墙后面，就像是这古老建筑的精灵。

我吃了一惊，几乎有点心惊肉跳。不过我随即认出，原来就是我遇见过两次的那个老妇人。

她在哭，哭得眼泪哗哗地流，手里拿着一个手帕。我转身正要走去，她却对我说起话来，尽管她被别人撞见在哭有些羞惭。

“是的，先生，我在哭……我并不经常哭。”

我反倒难为情起来，结结巴巴的不知回答什么是好：“对不起，太太，打扰您了。您大概是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

她低声回答：

“是的……不，不……我简直……就像一条被抛弃的狗。”

她用手帕捂住眼睛，泣不成声。

我被她那富有感染力的眼泪打动了，握住她的两只手尽力安慰她。她仿佛下了决心，不再独自承担悲伤的重负，毅然向我讲起她的故事来。

唉！……唉！……先生……您哪里知道……我的生活有多么痛苦……多么痛苦……

我曾经有过幸福的生活……我在那边……在我的家乡……有一座房子。可是我再也不回那里去了，我再也不愿回那里去了，因为回那里去太痛苦了。

我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就是他！孩子们是不懂得的……

人生是多么短暂！如果我现在看到他，我也许认不出他了！我曾经那么喜爱他！甚至在他出生以前，在我感到他在我身体里蠕动的时候。他出生以后，我曾多么热烈地亲吻他、抚爱他、疼爱他！您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当他熟睡时，我凝视着他，叨念着他！我爱他简直到了发狂的程度。

但是自从他八岁那年，他父亲送他进了寄宿学校，一切都完了，他不再属于我了。啊，上帝！从此他每星期只回一次家，此外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后来他去巴黎上中学，竟然一年只回家四次了。每次回家我都惊讶地发现他变了许多；没有看见他长，他就突然长大了。人们从我这里抢走了他的童年、他对我的信赖、他本应对我难分难舍的依恋，还有我亲身感到他逐渐发育、直到长成大小伙子的全部快乐。

一年只看到他四次！请想想看！每次他回来，他的身材、他的眼神、他的动作、他的嗓音、他的笑容，都和过去不一样了，都和我原来的儿子不一样了。一个孩子的变化非常快；不能在他身边看着他变化，这是很可悲的事，因为孩子变了，就再也找不到原来的他了。

有一年他回家的时候，脸上居然已经长出细软的胡须！他！我的儿子！居然……我很震惊，也很伤心，您相信吗？我几乎不敢拥吻他。这是他吗？是我的小宝贝，那个一头金色鬈发的小宝贝吗？我亲爱的孩子啊，从前我常把襁褓中的他搂在怀里，让他用贪婪的小嘴儿吮吸奶汁；可这个棕发青年再不会和我亲热，他似乎只是出于义务才爱我，只是为了礼貌才叫我“我的母亲”；我本想把紧紧地搂在怀里，而他却只吻了吻我的额头。

我丈夫已经去世；接着我的父母也亡故了；后来我又失去了两个姐姐。当死亡进入一个家庭时，仿佛它急于尽可能地多做些活儿，为了可以隔得时间长一些再来；它只留下一两个人活着去为死

人哭泣。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儿子已经长大，在学习法律。我希望和他一起生活，死也死在他身边。

于是我去找他，想和他住在一起。但他已经养成年轻人的习惯，他让我明白我妨碍了他。我离开了；我错了；可是身为母亲，觉得自己成了惹人讨厌的人，这对我来说实在太痛苦了。我又回到自己家里。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乎是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他结婚了。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啊！我们终于可以永远生活在一起了。我要抱孙子孙女了！但是他娶的那个英国女人却仇视我。为什么？也许她感到我太爱我的儿子了。

我不得不又离开他。我又孤身一人。是的，先生，孤身一人。

后来儿子去了英国，和他们——他的岳父母一起生活。您明白吗？他们得到了他，他们把我的儿子据为己有了！他们从我这里抢走了他！他只是一个月给我写一封信。起初他还来看看我。现在，他已经来也不来了。

我有四年没见到他了！他脸上已生出皱纹，头发已经白了。这是真的吗？这个几乎是个老头儿的人是我的儿子，我那过去脸蛋儿红扑扑的儿子吗？大概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于是我一年到头在外旅行。我毫无目的地到处游荡，就像您看到的这样，没有任何人给我做伴儿。

我像一条被抛弃的狗。再见了，先生，别在我身边久留了，把这一切告诉您我是很痛苦的。

在下山的路上我回头望去，只见老妇人站在一堵残破的墙头，注视着群山、漫长的山谷和远处的尚蓬湖。山风劲吹，她长裙的下摆和她肩上的古怪的小披巾像旗帜一样随风招展。

泰奥迪尔·萨博的忏悔^{*}

泰奥迪尔·萨博刚迈进马丹维尔那家小酒馆,大家就先笑了起来。这么说,萨博这家伙很逗乐了?不过,他可是个不喜欢神父的人!啊!不喜欢!不喜欢!这捣蛋鬼,他恨不得把他们吃掉呢。

木匠师傅泰奥迪尔·萨博是激进派在马丹维尔的代表。他长得又高又瘦,生着一双狡猾的灰眼睛,头发贴着两鬓,嘴唇薄薄的。每当他拿腔捏调地说“咱们的圣父醉鬼^①”,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星期日人家望弥撒,他偏偏干活。每年圣周的星期一他都要杀猪,这样他直到复活节都能吃上猪血灌肠。本堂神父路过的时候,他总要嘲弄地说:“瞧呀,这一位刚在柜台上吞下他的天主。”

神父是个胖子,个子也很高,却对萨博畏惧三分,因为萨博善于恶作剧,这为他博得不少的支持者。而玛利蒂姆神父是个政治家,喜爱玩弄手腕。他们之间的斗争,秘密的、激烈的、无休止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萨博是村会议员。据信还有可能成为村长。如果这事儿成真,那肯定会是教会在本地的决定性失败。

选举即将举行。马丹维尔的教会阵营已经不寒而栗。于是,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三年十月九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作者署名“莫弗里涅斯”;一八八六年一月十六日收入法国马普隆-弗拉玛里昂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图瓦》。

① 醉鬼:法语为 le paf;此处通过谐音戏指教皇(le pape)。

一天早上，本堂神父动身前往鲁昂^①；他告诉他的女仆，是去见大主教。

两天后他回来了。他得意洋洋，好像打了胜仗似的。第二天就尽人皆知，教堂的圣坛将要翻修。大主教大人为此慷慨解囊，捐出了六百法郎。

枞木做的旧的神职祷告席，将要全部换成橡树心材做的新的祷告席。这要做大量的木工活儿；当天晚上，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这件事。

泰奥迪尔·萨博却笑不起来。

第二天他走出家门，村里的邻居们，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连讥带讽地问他：

“教堂的圣坛是不是让你来修呀？”

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但是他很恼火，恼火透了。

那些坏包儿们还补充说：

“这可是一桩有油水的活儿，至少有二三百好赚呀。”

两天以后，人们得知修缮工作将要交给佩尔什维尔的木匠塞勒斯坦·尚勃勒朗。后来有人否认了这个消息，接着又有人宣布教堂里的所有长凳都要重做。这需要两千法郎，已经向部里提出申请。此事引起更大的轰动。

泰奥迪尔·萨博再也睡不着了。在人们的记忆中，本地还从来没有哪个木匠接过这么大的活。后来又有一个说法不脛而走。人们都在悄悄说，本堂神父很苦恼，他不愿把这件工作让一个外村工匠来干，可是由于信仰问题，又不能交给萨博。

这传言萨博也听到了。他天一黑就前往本堂神父的住处。女

① 鲁昂：法国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原为诺曼底省省会，现为塞纳滨海省省会。莫泊桑曾居住鲁昂，在此上过中学。他的恩师布耶和福楼拜都住在这里。

仆回答他神父在教堂。他又转往教堂。

两个许了愿终身侍奉圣母的嬷嬷，发了酸的老姑娘，正在神父的指点下为圣母马利亚月装饰祭台。神父腆着大肚子，站在圣坛中央，指挥着两个女人；她们俩蹬在椅子上，把一个个花束摆放在圣体龕的周围。

萨博在教堂里感到很不自在，就好像来到最大的敌人家里；但是赚钱的热望煎熬着他的心。他手里捏着鸭舌帽，走过去，甚至没注意到两个嬷嬷的存在。她们十分惊讶，目瞪口呆，木雕泥塑似的站在椅子上。

他哼哼唧唧地说：“您好，神父先生。”

神父只顾着忙祭台的事，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就说：“您好，木匠先生。”

萨博心乱如麻，再也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不过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是说：

“您在做准备？”

玛利蒂姆神父回答：

“是呀，圣母马利亚月快到了。”

萨博支吾道：“是啊，是啊。”接着又没话可说了。

他真想什么也不说，拔腿就走，可是朝圣坛扫了一眼，他欲走还留。他看见那十六个等待更换的神职祷告席，六个在右边，八个在左边，两个在通往圣器室的门边。十六个橡木做的祷告席，成本最多三百法郎；只要手脚不笨，包下来精工细做，肯定可以赚二百法郎。

于是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是为了那个活儿来的。”

神父故作吃惊的样子，问：

“什么活儿？”

萨博简直无地自容，咕哝道：

“要干的活儿呗。”

这时神父才转过身来，盯着他：

“莫非您想谈谈修缮本教堂的圣坛的活儿？”

一听玛利蒂姆神父那说话的口气，泰奥迪尔·萨博的脊梁上就打了一阵寒战；他再一次恨不得逃之夭夭。然而他还是忍气吞声地回答：

“正是为这个，先生。”

神父把两手交叉在他那宽广的肚皮上，好像惊呆了似的：

“居然是您……您……您，萨博……来向我要求这个活儿……您……本堂区里唯一不信神的人……不过这会闹出丑闻来的，一桩众所周知的丑闻。主教大人会斥责我，说不定还会撤换我呢。”

他沉吟了几秒钟，用平静了一些的语气说：

“我十分理解，您看到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邻近堂区的木匠，心里很难过。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呀，除非……不……这不可能……您绝不会同意；可是不这样做，那就绝对不行。”

萨博正在看着一直伸展到大门口的那一排排长凳。见鬼去吧！如果这些全要更换新的呢？

于是他问：

“您需要怎么样？尽管说吧。”

本堂神父用坚定的语气回答：

“我需要您作个响亮的保证，保证您的诚意。”

萨博低声说：

“我还不能说，我还不能说，或许我们还能商量个别的办法。”

神父宣布：

“必须在下个星期日望大弥撒时公开领圣体。”

木匠的脸刷的一下变得煞白。他没有回答，而是问：

“那些长凳，也全要重做吗？”

神父很有把握地回答：

“是的，不过要晚一些。”

萨博接着说：

“我还不能说，我还不能说。我并不是不愿改悔，我赞成宗教，这是肯定的；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些仪式。不过，既然是这样，我也不会顽固到底。”

嬷嬷们已经从椅子上下来，躲到祭台后面去了；她们听着这番对话，激动得脸色苍白。

本堂神父见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便突然变得和蔼可亲：

“好极了，好极了，这话说得聪明，不傻，明白吗？等着瞧吧，等着瞧吧。”

萨博窘迫地笑着问：

“难道没有办法把领圣体稍稍延后一点吗？”

但是神父又露出严肃的表情：

“既然要把这活计交给您干，我就希望看到您确实已经皈依天主教。”

然后他把语气变得温和些，继续说：

“您明天就来忏悔；因为我至少得审查您两次。”

萨博说：

“两次？……”

“对。”

本堂神父微笑着说：

“您很清楚，您需要来个大扫除，一次全面的清洗。就这么说啦，我明天等您。”

木匠很着急，问：

“您要在哪儿干这件事？”

“当然……在忏悔室。”

“在……那匣子里，那边，杓晃里？”

“当然啦。”

“不过……不过……那匣子，对我可不大合适。”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不习惯这玩意，再说我的耳朵有点背。”

本堂神父表现得非常随和：

“好吧！您就来我的住处，在客厅里，就咱们俩，单独地进行。您看这样行吗？”

“行，这对我合适；不过那匣子，不行。”

“那么，明天，干完活以后，六点钟见。”

“就这么说，就这么办，一言为定；明天见，神父先生。谁反悔谁是混蛋！”

他伸出粗糙的大手，神父的手响亮地落在上面。

击掌声在教堂的拱顶下传开去，直到消失在管风琴的琴管后面。

第二天，泰奥迪尔·萨博一整天都心绪不宁。他就像要去拔牙那样心惊肉跳。他脑海里时刻闪动着这个悬念：“我今天晚上要去忏悔。”他那颗慌乱的灵魂，一个不坚定的无神论者的灵魂，就要去面对神的奥秘，感到模糊而又强烈的恐惧，几乎发狂了。

他干完活就向本堂神父的住处走去。神父正在花园里等他，一边在幽长的小径上念着日课经。他满面春风，朗朗大笑着向他迎过来：

“嘿！咱们又见面了。请进，请进，萨博先生，不会把您吃掉的。”

萨博先生第一个进屋。他结结巴巴地说：

“要是不妨碍您的话，我想把咱们那件小事马上办了。”

本堂神父回答：

“我听您的吩咐。我的祭披就在这儿。过一分钟，我就能听

您忏悔了。”

木匠已经激动得顾不上想别的；他看着神父披好熨出一道道褶皱的白祭披。神父向他做了个手势：

“跪在这个垫子上。”

萨博不好意思跪下，仍然站着。他结结巴巴地问：

“这有用吗？”

但是神父已经变得十分威严：

“只有跪着才能走近赦罪院。”

萨博跪下来。

神父说：

“请您念 Confiteor^①。”

萨博问：

“什么？”

“Confiteor。如果您记不得了，就一句一句地跟着我念。”

于是神父有板有眼、慢条斯理地念起神圣的经文来，木匠跟着念；念了一段，神父说：

“现在，您忏悔吧。”

可是萨博说不下去了，他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玛利蒂姆神父只得来帮他：

“我的孩子，看来您不大懂，那么我来向您提问吧。咱们顺着天主的训诫，一条一条地来。您仔细听我念，别慌。您说得要诚实，别怕说得太多。

汝应敬一神，

爱之以诚意。

“您是否像爱天主一样爱过别的神或别的东西？您是否全心

① Confiteor：拉丁文，“忏悔经”。